

弁言



紀事之書必詳起盡俾茶具而勸
戒昭矣世每信正史而屏野史者惡
其恠誕無軌也以余觀南北朝日薄食
不合數五代書漢李后存二說其據
安在不知人之所知事起軌躅若以良

史才寫目觸事如錢老父母平寇紀
略真堪採之擇人付之史館誰謂野史
非信史也邪竊思我

國家自平三藩後太階無側狼鬣不張
於今將四十年詎意丁酉之歲燼真守
尾六隊內地頓起么膺倘撲滅不預蘭

陽事起波伯戕劉條可言乎其窳得
榮者我公之列良措以孤賊勢耳公之
所以孤賊勢在給免紙俾多以零丁招
其溝隍耳驛核挑之券令雞夜鳴甑
瓦之契投鴉自止理勢必然使操之再搽
挺巖之志益決於戲大人不化於猿窠

人不化於沙虫伊誰力邪紀略一書立德之
功立言三不朽咸於是乎在彼癡診符可
同日論哉雖然王李二亢其朔非有異志
究敢於抗斗僻矩貳師者自知兩絕於
天幸蘭陽之在綫思延喘於九月也其
實蘭陽之敢於潛匿不軌起於汝湖宜

澠之騷動而汝湖澠蘭皆以福昌為首禍不
知福昌之變實蕩於二十年前畢公之蒞
宜畢公左民而右後邦治之亂成當事
罷官以謝民而傑步之威著夫民猶水
也白之在握搏之過賴民猶火也篝之
燭龜縱之賡原長人者將不為公之塞

而奪是尋也獨何與獨何與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榴月之吉鄰

治年家晚生洛陽孫雲霞頓首

拜撰



洛西平寇紀畧

余以淺學由首藉微階受知於江南 督學遂寧張

公陽城張公 撫軍商丘宋公 總制范阿二公前

後薦剡得於壬午之九月八日

召對

乾清門

御試內閣

賜麟准卓異嗣膺民社於庚寅孟冬之新安任山阨确

瘁撫字為難且當秦蜀衝衢往來供頓碌碌抱關歷

今八載有奇會無一善及民惟勉承清白冰蘖自矢
常恐隕越以貽先君子羞浣衣蔬食頗忘其陋歎
菽飲水聊盡其權自以爲守拙安愚可幸無咎何期
隣封不靖波及我新憂虞百出逮事定之餘令之苦
唯民知之民之憊惟令痛之此盛世之僅事也烏可
自怠其苦沒民之憊而不畧爲之記乎憶自壬辰之
夏靈寶澠池宜陽永寧皆以鹽法肇釁騷然蠢動其
間旋起旋熄者唯靈寶一境耳永之爲禍亦尙淺若
澠宜之橫汨民爨抗國紀早若化外何待近今而始

爲錯愕耶蓋洛邑以西嶮巖綿亘民多賦性山野慄
悍成風而澠爲尤甚其地與茅津相接無賴者乘便
販私曉夜踰伏我新逼處其東慮遭厥累匪朝伊夕
矣先是澠尹金君涖任未幾率允包商之請闔邑譁
然有上棍李一寧者又名玉寧澠之北山中關村人
也一介梓工性剛膽潑能口給善機變嫻槌擊假豪
俠爲亡命之雄乃攘臂倡亂曰我澠自奸商鴻際號
負課潛逋官司責令民賠鬻男女以補商欠夙痛深
矣前任葛公申定民運民銷歷有年所今宰官信蠹

雷並蛟輩耽商餌而奪民饑自此窮簷不得與販生
路將休設後商再竄前累相因是商攫其利而民罹
其害司牧者非澠之父母實澠之仇讐遂指揮群醜
壘塞縣門不通薪水者數日胥徒棲宇被毀者數區
時余方署篆桃林組織其鄉曾爲目擊金君收之不
克乃書券求和且於衫襟鈐印盟以永好各執其半
而事始平一寧爰誇揚於衆曰非我一人澠民孰享
其利但行事鹵莽上官必不我恕我攘一死又何懼
衆皆稽首稱義士於是—寧等深踞中關製械聚糧

盤詰出入陰爲之備又號令通邑凡事有不便卽來
赴愬遇有愬者輒統衆下山頤指立定金君拱手聽
命而已上司發令捕之金君隳印衫之盟伺一寧入
城乘間擒之中宵發解至縣東三十里大石橋畔突
出伏黨數十人鞭捕官墮馬搗役毀文擁一寧以去
金君仍無如之何矣伊時宜陽之亢珽永寧之韋靖
皆彷彿一寧而猶未甚也沿及癸巳宜賊熄而復熾
披猖震野仲夏太守李公下車方一月檄徵五縣刻
期而會勦焉余奉命密遴三百人先期分遣散伏於

韓城官庄間賊不之覺余肩輿以往所過鄉村卽委
曲開導隨行夫役飲一瓢水亦必酬之以錢沿陌人
情稍靜比抵柳泉村距賊巢僅二十五里問居民去
向則俱赴神垕寨矣問太守駐劄則尙在宜陽城也
余少憇關公廟中有童子三人來收文具書編余詢
其師長爲誰功課奚若予以青蚨三百爲楮墨之需
少頃三童子復來送茗啜畢有老生請謁余接之以
禮彼前席而言曰此地賊勢洶洶恐非父師駐足地
也余曰賊徒本隣民也隣民卽吾民也我職在字人

此來正欲安撫若輩耳將焉避之老生又曰父師秉
此慈心是邦之幸也請出示以安民賊必聞而悟之
余遂手書諭告一紙貼於村門且留宿焉夜將半亢
垕等具辯寃詞托老生持至余閱畢諭之曰觀此狀
亢垕非甘心爲逆者吾將告諸太守救此一方民幸
無恐四鼓余飛騎赴宜城姑請招之大拂李公意未
幾諜者歸報云渑邑金令至界口藕池被賊徒劫之
上寨矣太守患之急傳余與嵩令周君委以招安之
任隨單騎偕往寓韓城客店令耆老傳諭賊寨時有

別駕馬公洛邑高君亦先後至韓城是夕街坊喊震其意蓋在高君疑其與太守同志也余密囑高君先回駐余伏戈之所遂無恙余同周君洞開重門席地而臥左右前後皆賊屬不以爲意黎明賊遣頭目肆言請各官上寨議事余叱之曰金公在固欲往視起居聞爾輩狂辭又義不可枉蓋

朝廷法紀官可喚民來民豈可約官往乎賊氣沮而退移時賊副亢珩來至館遍覷而始跽云我奉我哥令來偵從者雖無多人我等終徬徨難信不如一決於兵

戈死且無怨余又叱之曰汝等旣畏死宜速來投誠毋妄語亢珩踉蹌奔去俄聞寨口砲聲三發賊首揮衆而下約畧萬人圍韓城數匝亢珩亢珩朱鳳臺吳應衛廷賢尙見字輩率梟黨七八百人操挺直入抗列於庭余從容惕以

國法慰以憲仁告誡久之衆始放伏羅拜余見群喚之少退也呼亢珩至榻前密諭曰汝本良家子何自取族滅禍耶今金公在寨不可干以非禮若致喪生汝曹皆不保矣亢珩頹首以應曰我迫於黠官一

時憤激何知衆少年奮臂難遏邀劫金公非我本意
今惟有遵諭調護候憲示招安擇吉送歸目下永寧
願助鎗手我力拒之亦不敢貽禍於桑梓耳余卽獎
之曰如此方不負 上憲愛民之德亦不虛本縣招
撫之心亢珽乃泣叩以去余同馬公周君夜半馳歸
復李公命甚喜隨發示布告畢各官咸歸本境越五
日亢珽以社會之旗蓋送金君至宜城遂歸渑寧雖
麤定然此番情狀跋扈非常震撼遠邇宜尹辛君終
因茲落職亢珽弛脩入城遂爲署公所獲解勸無所

辯乃定爰書罰以城旦矜宥良多此渑宜二邑之往
事也迨乙未澠池金君亦以他事罷官余奉檄代庖
適遇邊塞興師軍需旁午費甚繁重余獨力仔肩不
以一毫問諸民民亦樂爲吾用第前此倡亂之李一
寧滿網之餘未聞其遷善也余遣諜覘其所爲已聞
風遁於河北夫猛獸離山搯之較便然斯時實無獲
罪而機會又不可失爰請命於太守則曰汝乃署官
何苦自求辛螫余遂寢其事人皆謂君在渑一寧始
終不敢歸巢雖未必然然而亦稍靖已比新尹劉君

抵任余之僕吏尙有數人留渑候交馬匹忽見一寧
昂然入城市邑之人士羣相慰勞問遺又於縣東千
秋鎮演劇酬愿者五日自此出沒靡常武斷如昨劉
君事多掣肘余聞之逆知其後又必爲亂也有運商
郭馬張者使腹心造其穴一寧初以禮款及見其志
求商運且出多金爲壽一寧勃然變色縛商於坐次
并暴其懷金勒官懲處其假公僞義類如此所以四
五年來一境愚頑莫不爲之心醉也劉君心志極陰
遣常隨賈戴二人托故厠南村欲購勇夫爲密除一

寧計詎知南村多一寧羽翼機已洩二奴遂被執一
斃一傷自北山傳送至屏狀甚慘劉君又無如之何
矣在他邑兇徒呼群嘯聚如狂飈猛雷馳驟難當過
後亦渙散矣惟渑賊李一寧誑一邑之人心久而彌
固攬一邑之事權遠無不懾雖寂處深山而呼吸響
應盤結流通豈一時之巨憝而已哉至丙申之春汝
州和國俊李貓兒等以阻派征爲名糾兇報怨屠害
多人抄掠纍月後乃遁入山村是年冬闔鄉尹恪王
更一等以索借徵爲辭擁衆攻城磔人縱焰分方搜

劫隨地淫污黃河之流屍日下秦關之過客屏跡沿
至丁酉之春太守西詣被困孤城四十餘日此時景
象固不勝述亦不忍述也旣而宜陽亢珽以逃徒拒
捕復椎搥神屋寒號召各鄉莫敢不應跳梁之狀非
復癸巳之故態矣蓋前此雖橫猶未敢於殘殺至是
而一覩於汝州再覩於闕鄉益無忌憚况有竄暴之
朱鳳臺左右其間殺機愈不能遏所以捕役有剝腸
之毒里老有投厓之慘也斯時宜闕二境轟轟擾攘
顯而易知其渾境絕無事故宜若晏然者孰知李一

寧已技癢勃勃小不遂意卽抉人之睛斲人之腿道
路以日莫敢誰侮又日遣數十人踞守觀音堂要道
扼斷兩路官鹽使二十四邑之民各皆淡食圖激人
心而且日夕添造火噐增脩村堞積口糧選勇悍無
所不爲其時宜賊雖尙未并夥邪教雖尙未發覺而
不軌之謀已隱躍微露故河南遍地皆賊之說早傳
佈於都下也季春 張大中丞奉

命撫豫洛西之故蚤聞之熟矣下車後屢示弗從不得
已而請

旨用兵誠整飭之要道也爰撥 撫鎮兩標步騎約二千

餘人進發宜陽於四月二十八日會合韓城駐劄離
神垕寨僅八里統兵者鎮標遊擊楊君撫標守備羅
君督師者太守李公也蒲節前後屢與賊交鋒剗秦
王寨等村殺創頗衆賊猶堅壁以抗攻之不克我新
南與宜陽接壤奉檄嚴防界口余親執橐韃晝夜巡
查日擊流離塞徑悽惻難狀余雖防之甚嚴然詰其
非附賊者卽容彼暫棲岩谷間殆以萬計祇欲全良
民而孤賊勢耳又奉檄飭脩鐵丸火藥之類朝呼夕

應亦不敢以爲繁第賊徒犷健歷半月而不下反肆
其猾手疾至永寧之岷山乘高君之巡界也蜂擁上
寨幽困幾危高君忠義自許作詩見志書於所服之
衫伺官兵逼寨解投寨下越日高君又乘間滾坡得
脫遂悉彼虛實官兵旋破其寨脅從者咸散然賊首
亢珽輩已莫知其所之矣旣而移師於閩對壘者數
日賊勢雖悍而狡獪不若宜陽接刃卽挫其銳攻破
高栢寨暨軒轅嶺俘獲凶逆王更一等脅從者亦咸
靡然賊首尹恪輩亦莫知其所之矣斯二役也燼燼

彌空豁齧盈隰姦良雜糅聞者慘之或嘗統兵之未
善或謫督師之未能皆非余之所及知但因是而輒
謂用兵之可已則大不然當宜賊亢珽之脫逃也知
官兵每屆辰末來攻乃於五月十八日昧旦率所屬
十八人携囊襁稚啓戶跨驪整暇而出徑投澠賊李
一寧而一寧亦徑納之無憚者所恃嶠澠之區古稱
巖險蠡城以北自韶山抱度歷抵塢馬頭石門箭河
蓮花玳瑁以迄南村洋潯南北百里東西百餘里崇
山峻嶺環如鐵甕枕以大河止有八隘口可通出入

皆鳥道羊腸磊砢幽仄洵所謂一夫當關千人辟易
者也一寧負固旣久又新收亢珽輩於腋下自謂一
時之豪睥睨官兵包藏逆志誠難瞬息姑容於是又
移師於澠軍分兩路一從澠邑前山而進遊擊楊君
領之一由澠至新假道北山仍折而西守脩羅君等
領之是所謂批吭擣虛之策亦誠善矣然一寧於數
月之前逆料其然防之甚裕且官兵之聲息機宜又
諜之甚悉彼先期調度扼守前山凡鎗礮矢石靡一
不具更於新澠通人之徑扳楹交錯掘塹紆浚沙窩

以西數十里堙坳絕蹟且以蔓藤絆巨石可使立崩以斷木積危崖可使連墜設斥堠於高巔伏衝突於密箐諸般布置狡且惡矣余歷歷察之不敢視爲膜外適太守羽文飛下凡由新入澠之軍靡分疆界一切糗芻徭役俱責辦於新并令沿蹊安站絡繹馳報其他飭備之項甚多官民竭蹶血汗交流諸務旣極繁難而北山一帶陂陀翫翫素不通車馬曷以馳鐵駟走驛傳不得已而鑿山開道經營尤憊瘁矣孟秋二十日守備羅君偕鎮營千總李君等先後統兵到

境皆風聞路梗甚費躊躇承諸君就商進勦之法而取道綦難余與羅君先議撫之爰募新民二人給以厚賞令賫 撫君告示及我等文武諭辭踰巘而前游偵詰知引進一寧欵以雞黍附狀求達使人導之出隘而回余披閱其辭未嘗不頌恩乞命然窩藏亢珽終不輸情引罪進勦烏能已乎無如賊守方固非奇兵不能攻援余屢以管見密陳太守太守不允令余速督新民往開澠路以便軍行嗟乎以貔貅之勁執銳難前而欲責之於力穡之民能乎不能官民嗚

吧相對涕洟不得不束手以聽命矣忽於二十四日接奉 大中丞羽封開緘捧閱乃手書一通辭意深切諄諄以進勦機宜是委噫嘻余本咕嗶鄙儒濫厠文吏曷敢贊戎事然以 都府之尊臨邑宰之微驅策唯命况自建牙之後適以隣疆多故亦未及仰謁轅門泛然末秩奚足重輕乃不直頒飛檄而竟優以翰辭何其隆也余感激奮勵不忍以謫材自廢乃匆匆整脩於二十八日趨諸君領兵北入新境石井村余輕騎以從逢村安慰民志乃定幸無驚竄者仲秋

朔日余以軍儲未足於三更旋署拮据購補初四日接羅君札又星夜到營商探沙窩路口遣家僕陳祥同兵役各二人不携寸鐵自石井西去進沙窩口約二三里卽爲賊隘兩山夾捧中有石岬一道高低盤曲備極崎嶇仰覩青天與帶河相似旁無隙徑可由若一入其中設兩頭伏發雖鼓翼亦不易出也且遙望前途堙塞不通正在徘徊却顧而深林中已有賊副李文林等率徒據守戈矛森列僕等托辭傳諭吳順勸降不聽賊見人數寥寥身無備器幸不加害而

聲色俱厲僕等屏氣急還羅君聞此情狀重以躁動
爲戒余邑務孔殷於初六日四更馳歸稍理叢積正
倥偬未已於初九日申刻又奉 院令以速入南村
是命時余方得中兒掉頭不顧卽於是頃拜別慈幃
願以身相許倘有不虞勿以劣子爲痛初十日戴星
就道復至石井與各營將弁坐於水陸堂大士之旁
余出 院公札振腕誦之羅君亦出 院公同日諭
帖示之內有已札致新安必竭力相助之語纏綿周
畢委託又至崑矣讀畢余躍然起曰任大責重非我

輩媿媿時也當下令卽日進兵將弁僉曰徑險兵單
沙窩一道萬無進理與其納命於山溝不若養威於
石井俾賊人不敢東覷猶不失爲中策况屯渑之軍
勢倍於此路稍平曠目今尙不能進士卒民夫所傷
甚多君豈不聞諸而欲以輕進取戾乎余曰唯唯否
否沙窩之路智無以爲巧勇無以爲力斷不宜由然
余留心久矣西北之鄙更有塔底紅崖一徑論其險
窄則更甚於沙窩第偵探賊人雖亦刨壕設伏而防
守稍懈可乘間以入勸諸公努力緣崖而上人莫能

測姑據渾境之石渠村再商進止何如衆又曰今乃破日豈宜進軍余曰惟破日故勸諸君進也蓋破者破山與賊也將士皆欣喜允諾卽分兵二百先囑千總李君領之并遣捕官楊豐年督民夫運大砲啓行余同大軍進屯於新之界口整脩聚糧正待舉營齊進孰知前隊至石渠民逃戶闕夜靜多猛虎攫人兵皆驚散宜若損威然賊之謀者輒歸報曰兵懼而退自此不敢前矣十一日余趣大軍繼進前隊復整安營於石渠之南山適疾風暴雨夜以繼日遂各搔首

以待余慮賊人之漸覺也於十二日五更請身先士卒率二三僕從冒雨徒行新民咸環泣籲留余曰今日之役國事也敢以身家計乎且奉院臺軍令來至於此已逼虎穴矣進亦死不進亦死死於懼賊曷若死於攻賊况兵貴神速最忌因循倘得幸邀天祐破山擒賊安撫善良邊界不擾爾曹亦永享其福矣今發軔伊始正宜勇往直前冀奏迺績胡可以風雲叱咤之勢而作此躑躅之態耶衆皆揮淚從之遂入渾之野雞鼻上逼危崖下臨濁浪石磴僅可容

足大雨之餘澌澆阨隍魚貫蛇行居然徑度矣余顧左右而喜曰聞賊能知機守險若以十餘人踞此我兵豈能飛越今彼之失措殆天厭其逆也僕從與衆兵皆以爲然乃奮臂而西約十里簡閱大軍已畢集十三日卯辰巳三時雨仍如注余巡視村舍知有兵夫搜取窖中藏麥私相磨麵者卽置之以法一軍肅然午後稍霽卽催羅君督兵前進余督民夫運送軍裝歷數村不許燬一椽戮一人取一物皆如約緝令四十里至紅曲崖陡遇賊徒截守我軍連開大砲賊

驚潰薄暮抵洋許扎營於大河之濱賊黨千人分踞南山獅子山二處開大砲八回我軍亦疊發大砲攻之聲震百里通宵不輟是夜我軍雖有行糧而樵蘇路絕無以舉炊官役兵民皆枵腹盡瘁站隊壞間其時河水初退佇立漫漶之中困苦共之余所帶五百民夫成列於兵隊之後尤逼水涯聞砲聲震恐又際水風扇動饑寒交迫俱吞聲而泣余一一撫摩勸慰循環無已而悲戚稍定至日賊勢少退乃覓薪等爨軍民始得飽騰已刻余卽作稟詞云三日內職等務

必進取南村城以仰報 憲命遴得習水者從黃河
順流東下飛遞 撫轅語雖涉夸實欲激將士以必
進耳午刻復開大砲攻打兩山甚力至酉刻賊衆堅
守如故姑收兵歸營日將暝賊又連開大砲各營俱
欲應之余曰不可賊狂逞如是不敢下山劫營以我
軍砲位甚多急遽難近計以虛聲誘我欲竭我之鉛
丸火藥也烏可墮其謀宜寂然不動留待急需羅君
亦悟止之余又曰昨夜軍民列陣至曉力已疲矣今
晚宜早憩蓄銳以待詰朝用命第須防暗襲可多設

游兵偵伺仍令各弁更番巡察一遇有警卽放砲爲
號我等率中軍救應萬無失也衆皆歡呼就寢余不
遑假寐盤旋無少間遙見賊衆於兩山燃火倏東倏
西俄上俄下爛爍如燐我軍堅壁不動余與僕從語
曰我今列營河畔前望南山西瞻獅子山皆爲賊人
把守北矚黃河曾無片板可渡惟東隅紅曲崖一帶
爲我軍來路賊徒非無策者若再阻守東隅斷我餉
道一旦大雨時行則千餘之兵民不三日而皆投命
於河伯矣故甚憂之至十五日將曙余倦甚少息於

帳中有隨役李玉等前詣請曰軍中糧足五日今已用其二僅餘三日糧矣計續運者將到乞發兵役迎之余深以爲是乃發夫役二十名并囑遣營兵五十名東行接應至辰刻衆夫皆號泣而來余驚起問之知營兵尙未及行夫役貿然先往比至前經之紅曲崖遇有伏賊施放鳥鎗將皂役廉恒恊馬夫唐輝打死墜河頃刻屍漂無影所夫張玉被打折肱頭役李玉被斫傷腿衆昇之以旋糧橐牲馱俱被劫去余惋痛久之而深咎護兵之濡滯也乃張目責之曰

國家糜餉養兵專爲緩急可用耳今奉令征勦余文臣尙不惜死躬求間道率汝屬來此一欲擒賊魁以申國憲二欲靖地方以安民生三欲保汝等出險足儲以成大功非余一人之私事也且今茲所運之糧是誰之食歟而汝等玩誤若此成何紀律我奉撫軍札諭凡有不遵約束一面稟聞一面拏究今將執目兵以軍法從事矣將弁皆負慚而請曰願先破紅曲崖逆賊以洩今日之恨余曰諸君果勇於禦侮請卽發兵其南西兩山我自與羅公協力破之千總李君陳

君郜弁遂率旅東行余又恐糧匱令水手北涉赴垣
曲告糴以待接濟調遣粗畢番軍一隊守營余卽同
羅君領王陳諸君揮旅而南進至洋澣鎮口禁兵夫
不得入村舍兩山賊衆復拒以火噐余不之顧直逼
南山下舉首望之見山腰多有石窟居民築寨避兵
約四五里守備王君於山下連放大砲上攻寨中人
皆亂呼關爺救命余厲聲應之曰我卽是關爺旣要
救命何不速降因緩其攻余同羅君二人攀藤而上
將到寨門山頂賊徒連發巨石滾擊聲震如雷乃佇

於岩曲避之賊見飛礮之無益也遂忽止余與羅君
又盤磴而上寨中出老民四人見余驚哭因余前曾
署澠事彼熟識余面乃悲慟而前余同羅君亦泣數
行下合寨男女遂齊聲大哭接踵求救余曰汝等皆
良民何爲從賊衆皆曰李賊等克惡滔天橫行村落
計口索夫如山壓卵若稍拂其意卽剖血毀巢身家
立破故人皆股栗屈從非甘心附賊也今幸見仁君
寨中男女千人願洗心死守不敢爲逆余問真賊幾
何老民曰今山頂嘯聚者乃真賊也同心鑿力不過

數百人賊副李文林楊文啓等統之西哨獅子山真賊約止百人賊副朱鳳臺等統之東哨紅曲崖真賊亦有百人賊副張五等統之皆稟總頭節制其總頭李一寧同亢珽等則在前山與楊副將之兵交戰今早傳令到鄉催趙健丁千人勒赴南村守堞因聞前山李太爺楊副將賞中秋節不進兵諒後山之兵亦必暫止故今日守山之賊差爲單薄我公若攻取南村惟今夕可得如待來朝恐賊衆大聚公背面受敵不能破取矣余審老民之言出自至誠爰慰之曰汝

等當緊閉寨門我付汝一令箭插於寨口爾民不許一人出寨我兵亦不許一人進寨俟我破山之後汝卽到營纒令遂揮之使去余與羅君領鎗兵百名奮勇直上南崖人夫繼之賊下飛礮如雨菽有中者遂竟抵青霄火鎗一發賊衆皆棄山走隕谷跳崖如鳥飛星散我軍自辰至未尙未食疲餒已極艱於追逐遂住守南山之巔西盼獅子山相隔四里賊徒猶怒置固守羅君取所帶佛狼機發之賊但習知大砲以爲砲丸出後必待更置而再發也乃蹲避而輒起何

知此砲雖小內有三門一門旣出賊方起立次門已
續到矣遂打斃一人兩賊正昇之而走三門又到賊
駭以爲將不知如何纍纍也遂皆奔余囑哨司王弁
持大纛領百兵且屯踞此巔俟群隊過畢然後起纛
隨全軍以進方見軍容之諒諒耳王弁領之是日遣
攻紅曲崖一軍賊見叢矛東下亦遁去將弁遂率兵
歸伍與大軍會合陸續西發余詣河涘營盤督民夫
運送軍糧幕具二更過獅子山問王弁奚在已移纛
先去矣余於斯時不勝惘懣徐忖曰伊等全營徑去

剩余離群押運孤處於後倘遇賊徒衝堵余死奚足
惜伊等之噐用口糧更從何出耶恟恟如是曷以行
軍然事已至此夫復何言隨勉督民夫越山度莽輓
運前進行十里許始接軍塵幸無所挫損隨同進南
村城時已二鼓矣一輪皓月當空市井寂無聲息俟
兵夫俱已進城余嚴誡之曰務各站立街頭聽候調
度不許擅入民房違諭者軍法處治時有本汛巡檢
司方一謬在側余令彼酌借閒房數處安頓兵夫余
夜分不寐親自巡城三次凡民間之屋宇噐物莫之

敢動甫就行館飯畢有舊吏王錫圭來謁卽命之入
密語良久忽有府役劉姓澠役李起鳳茫然突至夫
起鳳乃一寧之族姪也據云執得奸細劉太穩縛來
請究余以所重在破深巢擒巨寇爲主執一可疑之
人而拷問勒招斯庸吏之所爲非余衝鋒進勦之志
也乃託辭曰今日勞矣且俟明晨拘問府役輒怒目
肆言曰我前隨太爺在韓城闔鄉時每拿一奸細必
嚴審供辭究問賊首下落今獲來之人如何不問且
殺一奸細卽少一羽翼公何不察焉余曰不然我之

督兵異於是卽欲除奸細剪羽翼我自有法非汝之
所知汝且退又諭李起鳳曰此是澠民汝之同里人
也卽交汝看守若私拷負傷必按以法二人含憤而
去余復與王錫圭語定破巢擒賊之策至五鼓始寢
十六日天明卽繕稟啓報 撫軍家信慰 老母遣
隨役同弁兵把守各門并諭令兵役凡有民人入城
欲歸家復業者概不得攔阻仍須報明遇有來報者
余卽一見之曉以順逆大義各給免死帖一紙命
速招回男女民心大悅歸城者如市旣歸之後或卽

來繳帖余又曉之曰我給此帖非獨免汝一身之死
并可免一家之死諸親之死且非獨免今日之死卽
將來於審事官府前呈之亦可以免死胡不仍將原
帖持去飛赴三架山土嶺等處凡有爾等之父兄叔
姪親串好友被賊首脅從者一概招之使同共免於
死恬居樂業豈不休哉衆皆稽首願從人心旣稍附
矣而前遣垣曲告糴之人亦渡河而返運用充然蓋
垣尹陳君與余關戚誼水手去時陳君卽慷慨代籌
自米麥而外一切油鹽必需之物靡不購備日貯於

皮餽飽內遣人浮水送之故一軍之人絕不動擾村
城而濟用無缺賴以生全陳君之惠大矣斯時也軍
精旣足余無他顧慮遂益得悉心招撫是日賫帖而
去之民卽於是夜果皆星往前山父私其子兄私其
弟親串好友各私其所暱將被脅之人招回無數自
此而賊之奸細漸除羽翼漸剪而賊勢遂孤十七日
卯刻羅君與諸將同至余館余與之言曰日者仗
撫軍之威諸公之力浪經北曲睡定南村師旅無傷
居民來復亦可以告無罪但機不可失有進無止我

已握微笑於胸中矣望諸君勉力成之或曰我等所奉軍令在得南村耳今如令得之我職已盡何敢再爲貪功若欲深入必俟後檄到前軍進依令而行合兵以勦庶乎其可也余曰豈不聞關以外將軍制之苟利社稷又何姑待之有況汴梁離此六七百里往返請命殊費日時今人心初附賊胆初寒挾可乘之勢而躑躅蹉跎坐失機會萬一日久變生人心附而復蕙賊胆寒而復灼將來機要恐不可復得也且前山楊君攻打已彌月矣部卒頗被賊傷究不能下現

在按兵觀變前進正未有期太守久駐澠城焦思無策疊函謹諉專望我後軍大震前軍或可乘勢而入委頓之情請公其備悉之矣今此又何待焉我前奉撫軍諭札有一應軍機許便宜行事之語故敢喋喋以請如諸君以爲不可余且告歸矣羅君曰自新入澠業荷成勞吾等服君如武侯衆兵感君如子儀今君志已定竟卽啓行毋爲怏怏也余曰君言太重使我悚愧何地但旣承鼎諾敢卽躡蹻以從衆皆請商應從何路進兵余曰此去中關有兩路一爲大河之

嵯一爲萬仞之嶺俱出西關以往俟到前途再議諸君且唯且疑蜿蜒進發比軍行五六里度賊之偵探者必飛報賊首嚴守此兩路矣余乃陡拔羅守公令旗一枝付於王錫圭曰汝執旗往西將大兵盡數撤回只云尙有號令不可輕洩一語余坐待西城門外見兵夫俱已回轉隨諭之曰錯矣應從此東行照我令旗而進勿問何往衆皆莫知所爲惟令旗是瞻遂疾上南村之東南山迤嶺脊而行迥非恒徑遙望各路俱有伏賊乃此高彼下彼散此整一舉而抱頭

潛遁縱使繞山往報調遣相迎而我軍嚮者彼亦禦之無及矣故一路無阻步行五六十里一更時余同家奴胥役七人先抵青山寨夫青山寨者素爲李一寧集黨議事之所今俱往前山守口此境虛無人焉余於明月之下相度山勢其中關段村上澗趙家溝諸村歷歷在目而前面則爲香爐山馬鞍駝寺約僅離二十里賊巢大局盡入我臆中矣度地儘可安營衆兵夫相繼到齊令團扎於寨寺之外四面星羅最爲穩愜衆兵賀曰公可謂神策矣余曰此乃王錫圭

嚮導之能也衆皆曰實我公用人之當也第患艱於
得水余曰兵行之初逆料山高水遠覓飲不易預備
運水皮餽飽二十個可供一營之用隨令王錫圭引
兵夫下寨汲水輪挈而上足以給用衆心益慰是夜
余又繕捷音作家信仍命由黃河北岸以行遣畢四
望徘徊孤峯聳秀羣嶂圍環誠一方之勝觀也余就
宿於天仙廟之東窻下夜半乃微寢四鼓傳諭選兵
三百名五鼓蓐食聽遣十八日卯時發令收段村破
中關毀賊巢限午刻報功余同羅君給示招安歸誠

者大小二十餘村遂繕公啓以進兵之故及招安之
數稟達 撫軍已刻余正同羅君王君坐憇於古栢
之下俄見段村火起余卽遣疾足者持令箭止之午
刻見中關烟起三縷知我兵已搗賊巢少間領兵之
李部二將果遣人報捷余同羅君又繕公啓稟達於
撫軍申末始見三架山之南青燧冲霄知前山遊擊
楊君因後軍威震亦必揮桴北入矣余速令開砲應
之南北夾擊大壯聲援賊黨驚惶四竄諸隘失守前
軍不待轉鬪而雲屯魚麗已直入段村兩軍相合聲

勢益張楊君與余相值卽頓首謝曰微君之力不及此余敬謝不敏相得甚懽後軍仍屯扎青山寨番段村高阜爲前軍安營地是夕楊羅二君同在段村余先回寨上二更羅公歸來候余所隨促膝而談余曰聞賊徒俱退入馬鞍陀寺此乃一窮谷耳今夕君遴鎗兵三百名我將其半君將其半趨月色分明銜枚疾走一入馬頭山西口一遶馬頭山後脊不五鼓可抵馬鞍陀寺元兇結聚不過一二百人諸賊之家屬在焉一畧而擒此頗收立功之會也若稍遲一二日

彼擇窟而遷相機而脫繼此之圖度難矣羅君曰我本爲前路之應兵也藉君之策破取南村乘勢以進半賊穴而輯流民已幸出望外若冒進不已恐爲怨府况楊公乃我之上司昔奉撫軍檄飭凡事請商楊遊擊而行今兩軍旣合楊公現握中權我又何敢自揣君策雖善不便于令以從余又曰君言亦是但今夜兩軍俱扎山中前路空虛恐若輩知我機宜卽宵遁去奈何君旣不能專主且待明日與楊君會酌圖之遂各別就寢十九日羅君走商於楊君亦以余

言爲然合兩軍各出兵四百於辰時兩路並發會於馬鞍陀寺下其時羅君所領一軍號稱六百先分百人番守新安石井界口以防逸賊又分五十人番守南村城以衛居民其負病而先歸者又不下四十餘人實僅存兵四百餘名耳今令其發兵四百則掃營以出執爨無人卽滅此且不能朝食矣楊君將兵一千二百人亦止發四百番營者尙有八百人何多寡不均之甚也蓋兩標猜忌前在宜閔時已固然矣至是而故作偏陂遂往來諭諭日昃而師未出余解之

趣之至晡時鎮標李千總同撫標將弁從山後攀崖而上鎮標梁守脩率所部弁兵從谷口披荆以入箕張翼舒庶幾有摧枯之勢乎及夕余同王錫圭等移帳至段村月明之下引領村外遙指前山曰此時兩軍定皆奮力合擒矣迨四更寂無聲聞想捷音未可得也乃歸寓歇息終不能成寐至二十日天明諮信尙無回報隨兀坐於村口忽見衆兵舁牛豕以歸者甫接於道余怪而問之舉欣喜告曰在馬鞍陀寺得來余問賊何在皆曰莫知去向矣余益駭然有新宜

澠三邑人役因督夫導路從軍而回余歷詢其情新
役王吉輩云我等十人奉令管夫運砲隨李將爺大
旆上峻嶺二更扎營山北二十日早起繞至山南鎮
標梁守爺兵先在馬鞍陀寺宰牛屠豕爨軍食我等
問衆兵昨宿何所皆曰進口時已晷盡扎營於山脊
二更聞溝中有蹊蹠聲守爺詰之溝中賊應云我曹
禍從鹽起干怒上司煩將爺蹂躪我鄉我曹已退避
矣又搜索至此敢不讓歟若徼將爺之惠釋此窮寇
幸矣否則請臨溝一決未知誰死誰全也衆兵架鎗

欲發守爺止之以爲鎗發光騰逃寇伏暗覷明舉械
迎敵必遭其害乃禁之勿發溝中賊又云將爺旣無
言請從此辭殊欠趨承語畢遂躑躑去訖守爺旣而
頓足悔曰此輩徼幸甚矣次晨東望馬鞍陀寺離幕
僅二里山後一軍已到隨拔營進寺杳乏人蹤門外
繫犍牛八牡驢一羊豕散地食禾寺之兩廊排列水
缸八九貯水尙滿設有鍋灶十數具米麵猶存佛殿
內鋪草作茵無隙處大約爲男子臥所後閣上鋪如
前殿大率爲婦女睡鄉遺襖包四個梁守爺部兵拾

之遂宰殺猪羊大烹饜飫回至溝中見男女大小屨
蹠無筭循途考跡俱上香爐山去矣隨又回至寺中
守爺令人夫罄宰其牛候搜各衆兵咸集整旅來歸
臨行時梁守爺諭云歸到營盤第言賊窟無踪可也
母容多口此乃新役之所述也徧問衆夫語皆畫一
又詢諸宜陽捕役竇可觀李連芳輩云我等奉撥隨
營候認亢珽諸克之貌者其所述情形與新役前言
一轍第又補其闕畧云賊逃之後猶見群羊在山腰
咀草一衣青一衣白者在山頭瞭望喝之不應將兵

連發大砲數十門無中者隨驅羊去訖此又宜役之
所述也更詢諸澗池捕役劉起雲徐景明輩云我等
奉撥引路進攻馬鞍陀寺者其所述情形與新宜各
役前言一轍第又補其闕畧云曾見山腰石穴藏踞
多人李將爺傳令問其何所作爲答云俱是良民不
過避迹於此何爲逼我又傳令曰既是良民可下山
煮水烹茶與衆解渴又答曰爾等見機回去庶幾勿
傷鄉誼若必欲饒舌我曹尙不乏人願與爾等登山
試戰我曹命短死且無怨爾等運乖敗亦休怪隨任

其擁入深林去訖此又澠役之所述也余一一錄其語詣後營與羅君閱畢且與之言曰我與君經月焦心一腔熱血歷人所未歷之險嘗人所未嘗之苦破後山通前路止爲平賊計也今以釜底游魂几上殘肉而卒被從容遁去嗚呼噫嘻余將爲澳泓分謗之人耶義不可以復留將別君去矣羅君固止之余曰曩者君移師入我新境温和整肅閭閻不擾婦孺無驚余感君之德又荷君之謙故不揣闇劣剖腹披心以管窺之見而贊鷹揚之畧君不鄙余余亦不負君

志趣同也而茲則異是且余亦一邑之長也從君於行幕出疆旬有餘日公事塵積民志驚疑亦當歸盡職守况周行已達大餉已通彼邑之宰固力所優爲而我所備餘糧尙可支五日君何慮焉矧此賊旣逃諒非旦夕可致設後有機會或再與君稍効一籌未可知也語未竟鎮標李千總執澠役徐景明等來至余前云奉楊副將命請問縱寇之言從何而起余曰卽新宜澠三邑隨營諸役及抬砲衆夫所共述也彼曰旣如是可將新役抬夫同宜澠各役交營審問余

曰我奉 撫軍令如弁兵不用命者卽按治之今旣
欲審問請將梁守脩同各弁兵交出於公所會同確
詢誰實縱寇飛報請叅何如李弁遂語室時有撫標
千總李君在坐排解各歸新之民夫皆向余泣請曰
我等四百餘人皆新土窮黎未嘗受澠惠今澠寇爲
祟未嘗在新境此疆彼界治亂不淆而我等舍業隨
軍忘軀跋險胼胝無怨者爲仁侯也今功已成矣忌
且甚焉居此何爲况我等家無儋石日倚刀作資生
乃自石井而西閱歷萬苦以抵此上已經半月有餘

誰無父母望眼將穿誰無室家懸罄難活農功曠而
土田荒凋瘵甚矣侯若不歸我民豈忍先歸亦不忍
任侯不歸行將以竹椅爲輿抬侯出前山而去言旣
益號泣不止余曰軍機如彼民痛如此我歸志決矣
又何戀耶衆皆拭淚起舞羅君與楊君聞之又皆來
勸阻余託說謝之二十一日卯刻又接奉 中丞羽
書叮嚀至切獎勵極深內云該縣身在行間不避艱
難辛苦勤勞

正事心甚嘉之余踧踖不敢當讀至後幅有宜閱兩案

已經特遣

欽差前來審訊亟須拿獲首惡刻日

題報之語余思虎兇出柙其過有在暴人之過不可代人分過亦不可縱之使出易也又欲收之使人難矣况世未有終朝齟齬而尙能成事者余於是歸心益切時有澠池唐尉進至營中余將餘備兵糧五日交彼司之卽晨率夫役五百人出山南大路歷香爐等山新役之諳其處者指之曰此李一寧潛逃之徑也到中關等山指之曰此李一寧等聚集之窟也至三

架等山途遇澠池之護餉官指白於余曰此楊副將喪兵敗陣之處也至土嶺復曰此前軍屯營鏖戰之所也余環顧層巒高插雲表俯矚盤溝深入寧汝茂林密箐錯雜紛紜誠哉天險之區無怪乎楊遊擊攻打月餘而不能入幾致喪生也雖然較諸後山余引羅石踏度之徑臨河傍壁僅得石垠一線非攀援而不能上者則又大相逕庭矣余今得由此且將揚鞭策騎而出也至坡頭飯畢家人徐德嚴榮來迎問老母及新民曰皆無恙余心稍慰急騁兩南離澠城

七里太守遣廩役遠迎至東關淹尹劉君亦出郭相
接入城時見守門者義歸驛丞方長庚也揖余而言
此此門自用兵後日夜豎關繫以鐵索遇有緊急軍
情僅闢尺許僅來報者從索下曲身而入今關公已
定北山始敢開闔以候迎耳余甚勞之遂進謁太守
李公亦深爲褒許卽留飲余具述其情辭出到東關
旅店已四更矣隨即乘月馳歸於二十二日午曉入
本境西鄙衆民皆喜曰歸矣歸矣辰刻返署拜老
母省安畢外而親朋內而兒女皆悲喜交集少刻紳

士耆老紛紛來候共慶再生余亦深自慨然以得歸
爲幸事也 撫軍聞蝥賊復逃深爲不解尙未悉余
之離山又於是日給到手札下諮賊首遁形并發安
民告示招集流亡余卽遣家人陳福賫示入山託羅
君代宣德意因思賊遁之由難以顯言而又不可以
代飾乃第以責在軍糧今交卸已明仍歸職守之情
作稟達之當是時也與師已越四月嘽焯所至玉石
俱焚而大憝亢珽等猶然逃匿山林與積寇李一寧
輩合夥爲亂遐邇聞之靡不震駭山陝二省凡與賊

穴密邇之陞皆陳師鞠旅以備不虞 院鎮各臺俱
差訪大概具摺奏

聞方

今四海宴安八荒賓服爲大平全盛之時乃以中州內
地而土寇之流毒靡已官兵之獲醜無期以致上厯

宸衷

特命 大司寇張公 內閣學士勒公臨豫查拿於是月

二十二日抵河南郡城隨頒示宣布

皇仁開誠曉諭卽飛調河北鎮馮公親馳督捕並委 分

守道戴公偕行招撫并掣李太守回郡俱於二十四

日過新安境次日李大守行至洛城西靈官廟卽受

縶二十六日羅君遣楊書役張領旗二人同余前遣

賫示家人陳福從澠山至新羅君屬余會酌申覆

撫軍文稿且告河北鎮已於昨日進山矣余卽與來

使言曰昨前後兩軍初合之時余卽與爾將主約可

分兵兩路夜襲馬鞍陀寺爾將主以楊遊擊在不敢

自專而止今總鎮旣親自領兵則爾將主益將惴惴

訥訥拱手以聽命矣然自古以來或元戎計左而裨

將功成者亦徃徃有之余度今時勢大兵俱屯聚澠山逋亡殘醜惶怖流離必不敢安居村落惟有裹餽提囊脅行幽谷晝則潛伏深叢夜則襲糧野方日漸東移此必然之勢也我新邑各口守者不下六七百人賊雖狡若鼯鼯諒亦不能飛度余意欲請爾將主帶所部兵從趙家溝過青野山訂期於二十九日會余於新澠之交并請約鎮標諸弁鼓銳而東沿剔於澠山之左余與爾將主進刮於新嶺之右兩面夾搜自西南以至東北直逼黃河水際不出五日賊屬皆

可成擒此所謂百克之計一舉之功也爾等以爲何如來使二人皆躍然領悉余仍將是意作札致之遣使者去後余思羅君謹厚人也必不敢侃監一議以拂鎮臺意前言徒虛語耳隨自爲捍禦之計按本境西山有曹村隘口樞路僻雜恐被賊徒逸出已於一月之前遣役張大儒等督同各鄉保鎗手壯丁三四百人晝夜防守至是恐有疎懈復遣役楊從孝全相賢等督合加嚴又遣家人赴石井等處稽察前此番屯之伍與鎗手人役防範若何并多運日糧給各隘

之守者次日兩路回報嚴密如故是時各路公使人役飛馳驛道曉夜無間凡自澠山而來者余都細諮之知自二十一日余出山之後守備梁君率千把數員進搜山谷無所過惟查見賊窩有方炊米飯一鍋乾麪一裝獲之并收其牛驢十七頭於次日回營又千總陳李二君同日偕懷營頭目巡山抵暮空回駐扎上中關次日仍往合懷營目兵陟東山之上李君則自領兵進南山之下亦無所遇惟查見賊窩尚有熱米湯一鍋乾麪半裝獲之并收其牛驢八頭於本

日回營可謂殊途一轍矣二十三日有澠人訪悉賊徒逃匿於楊家園二十四日復遣兵入搜約行二十餘里至趙家溝遇有執杖四人擒之詰其姓氏則趙明星趙明懷李廣玉邢三兒也隨進至楊家園又無所遇且無一所獲僅存草庵數十而已亦於次日回營隨將俘獲趙明星等窮究一寧所往則云二十四日之日被伊村趙太金趙明有趙君保三人接往進膳復上南山去矣此皆余出山之後諮訊驛使而得之於傳聞者耳竊計兵役二千數百人搜羅窮寇朝

而往暮而歸僕僕之力居多宜其此去而彼匿此來而彼逸也爲計不無少滯乃爾功未定而遊擊楊君已奉 審事大人調回於洛矣俄聞 道臺在澠製節樓衛以彩幔內書奉

旨招安四大字用鹵簿前導軍旅扈從而進斯誠仰體

聖天子如天之仁不忍卽加誅戮開導愚頑欲使之格心向化也賊類誠於斯時自縛投首願剖一辭以就戮或得原情免死倖孰甚焉無如叛志彌固且抗且逃非干羽所能格者搜擒又烏容已哉於是乎搜者如

故而遁者亦如故二十七日 大人勘李郡守等供辭二十八日勘楊遊擊等供辭二十九日復勘鞫諸供逮錄者甚衆午餘聞 大人委署河郡事懷慶太守方公赴宜陽閱神屋寨并頒到嚴拏賊首之檄余奉令加惕復遣家人龔憲赴曹村督率鄉勇峻防毋懈三十日 兩大人將巡歷澠閿宜三境首過新安余候迎東界已刻謁 大司寇張公於磁澗鎮行館召入問云此種頑民只宜一二良有司靖之足矣新撫何必動兵致傷民命余口陳不得不動兵之故

部曹山西楊公乃物色之曰知縣何大膽迺爾余對曰大人奉

音而來凡有垂問卽

君命所在敢不以實告乎遂荷温諭獎之命余左右星輶入山擒賊余曰前奉中丞令平賊巢而返甫八日耳今大人既不擯駑駘而欲脩驅使敢不惟命遂屬余先歸辦嚴余旋署卽將奉命隨行之故草繕數語稟達 撫軍卽日西馳戍刻謁 內閣學士勒公於鐵門鎮行館亦召見卽嚴聲問曰汝何爲領兵殺人

放火余作而對曰請祈 大人明訓所殺者何地之

人所放者何處之火 勒公曰宜閩是也余曰我新

安合也新安西距閩鄉三四百里惟南與宜陽接壤

曩奉上司明文爲之堵截界口嚴稽奸宄并恩撫流

移而已未嘗有越境殺人放火事迨移師於澗奉中

丞命領撫標兵五百名從間道入澗谷不俟血刃破

後隘擣中關開通前路安撫諸村皆耳目之所屬不

敢自諱至於殺人放火仍未之有也 勒公乃霽顏

謂曰頃 張大司寇許子爲能員吾未之信故耶以

相試知子爲良吏不謬昔中丞儘宜任子以安輯何
必用兵以滋擾耶余蹙然對曰末吏謗材曷敢仰當
褒許第 大人初臨豫壤未及浚知積弊有不得不
用兵之勢者蓋山野之區民愚而悍歷有三皇等會
黨衆力強凡入其中者習斧戈訂生死欽貴育之名
慕盜跖之義沉酣不醒遇事生風一克倡率羣匪刻
從私刑割肉私罰隳房罪大惡劇前此姑無論矣卽
自丙申以迄於今橫逆克殘日猖日盛豈一二文吏
所能綏緝亦豈百什隸役所能撲滅者哉張中丞入

境後三令五申而強賊不靖不得已而飛章請勦未
爲失措惟是以兩標將士鱗岬而前是猶麾蕭斧而
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何至纂嚴數月而執訊未
能此似奉行之未善耳 勒公俯聽會心乃曰子能
從我進乎余曰旣蒙大人甄拔敢不悉心報効願爲
前驅 勒公大喜復招余同赴 張公行館問荅久
之二鼓方出三更忽有飛馬叩門接閱守道羽文云
頃鞠餘黨知賊首遁入澠境之沙窩鎮陳直家新境
之胡家庄陳文周家余卽上 兩大人公館請示奉

諭擒賊爲要務期速得耑望子之成功勿以失從吾等爲慮也余卽拜辭飛騎入北山是夜雷電大作冒雨踉蹌腹無宿飽體乏乾衣約行二十里山路黯黯高低莫辨遂暫棲古廟中次日爲九月之朔將曙稍識路徑隨沿山搜捕上極層巒下窮邃谷披青要之叢棘歷漏明之危梯躄啼蝮伏虎嘯狼奔皆不暇顧漏四下始抵石井村宿焉初二日乍曉步入胡家庄乃新安之西界也適鎮標李千總帶兵百餘從澠山而來正餒甚余給以糗糧士得飽餐乃偕往匝搜陳

文周家查無賊跡取四隣結狀以行進至沙窩鎮乃澠池東界也訪陳直家已先期遁於河北毛田僅存空舍數椽再餐畢遂進兵龍潭溝遍搜山塢至二鼓回胡家庄余所調鎗手丁役亦稍集計百二十人擇有老成鎗手熟遊山僻者喚之來前問曰賊窮幽竄伏草難逃出是山汝等生長於斯日以射獵爲業此間曲折知之必稔其悉爲我陳之僉曰此山東通新安西接澠池南達宜陽北臨黃河綿亘一二百里弗鬱靡紀我等追捕飛走亦止在近處焉能窮極其屋

乎余曰山中絕少村舍賊雖帶有餱糧豈能一日無水而活哉汝但將此內涓流發源奚自分脈幾行究歸何處言之僉曰山中水道我等亦不能盡知但就此處而論縱橫數十里峯巒岬吻無滴水流出惟山南車廂二溝有水一窪深不可測凡居民之摘藤蔓拾橡殼營柴炭者亦僅抵半溝而止其西溝卽澠界數百年來人蹟不到之所也余曰是矣卽選陳大祿等十人爲總捕頭分鎗手壯丁爲三隊各齎二日糧一率三十六人入車廂之南溝一率三十六人入車

廂之北溝總以占水爲主余自統四十八人堵二溝之口約曰一遇有警卽放鎗爲號余策衆救應并請李千總率兵循嶺沿搜共爲犄角於焉高下並發俱欲得巨魁而始慊焉及三更有鎗手來報云我同二兵自午後上山追探賊踪至車廂北溝於山頂上微聞溝內有折木聲未知是否賊人因昏夜山高我等不敢下搜謹以歸報余聞之欣愜卽獎賞其功總頭陳大祿等進曰搜賊而務搜水公果得其筭矣爰各齊心攘腕卽於三鼓起行初三日未旦進蝦蟆口分

道疾走余於平明率衆繼進見峻嶺接雲深林蔽日
眞絕境也每於翳薈之處輒撥鎗丁三四人升高縱
日期會於北車廂溝約行四十餘里余駐足溝中環
顧僕從鎗丁僅存十二人其陸續遣去之人皆據守
各山之巔日昃時賊首亢珽等正就水舉炊而陳大
祿所領三十六人已逼其境溝內鎗轟山頭喊震自
東迄西遙接一二十里賊珽不知余之虛實草木皆
兵鬼飛膽喪遂自經於山腰石壁間陳大祿等扳崖
而上急解其纏珽尚有餘氣比脫繩而下卽遺溺而

絕旁插庫刀一柄是其禦勦物也隨四面合搜生獲
亢珽之母及其媳其弟婦其姪其孫并從行之何從
見夫妻子女與趙光祖之子等共十一人余諮李千
總所率之兵何在已越山回澗有時矣迺令衆丁昇
珽屍驅所獲賊屬東行五十里至石井各給路餐卽
宵而返於初四日平日入城鞫男婦口詞繕文申報
欽差暨各上臺是日卽有谷堆地方來報云鎮標馬把
總借搜賊爲名入新境洪溝水厓等處沿村騷擾焚
燬部屋執婦女稚童吊拷且抽刃恐之致曹村一帶

居民紛紛遷避告急甚哀時有家人龔憲在鄉給散夫根目覩其事曾侍側解之彼輒含恚而去亦急遽稟聞余尙在疑信之間姑據情繕報卽奉分守道檄准總鎮咨云新安家人抗阻兵役不容緝賊余捧文而嘆曰新安之官屢竭血汗而獲茲賊首雖不敢言功亦非比坐待寇逃之輩矣乃忽狡誣抗阻而反以爲罪如天理何余思馬弁固不足校而鎮臺何竟偏屈如是良亦觸於夙憾之所致耳先是分兵屯守閩鄉經由各邑皆未及豫知忽有鎮標弁卒百餘人於

五月二十日寅時陡入新城索車四十輛余方竭蹶催趨而衆兵輒擁堂喧罵役竄民驚狼籍實甚繼此連翩而至轟鬧如前余見紀律紊矣供應亦綦難矣乃繕文申院請自後凡軍需供應先賜傳旗一道飛遞前途俾得預爲整脩不致臨刻周章此亦居行兩便之道也荷蒙撫軍移咨總鎮轉飭遵行而鎮臺輒爲之際斷乃致書於前守云新安錢令詳內滿廣雲煙極形官兵之肆擾致煩撫軍備咨前來其視弟爲何如其視弟法紀爲何如乎前守亦浚加訶

責余不爲之謝此所謂鎮臺之夙憾也至是而偏聽馬弁之誑遂有不容緝賊之咨於戲謬矣幸荷

欽差明鑑閱總鎮之文晒之而弗信且獎余爲實心辦事有二十餘兵不及一縣令之語更飛檄誠云亢珽身屍毋爲仇家所毀余斯時益感激奮勵凡可以効奔走殫愚鈍者雖湯火亦不知畏而於鎮臺之喜怒何有焉初五日 兩大人拜發搜獲亢珽身屍及家口人等摺子一扣遣筆帖式常君馳驛過新進識余面而去蓋欲脩顧問耳午間有被害民人王本誠等以

燬屋誣良泣告又有房主季廉呂光曾等以武弁捕役焚掠村舍具呈余於初六日馳赴曹村按之遇見標弁十二人領兵八百名駐扎西嶺入曹村等處比戶亂搜聲震遠近數十里居民驚惶欲遁余語諸弁曰逃賊未必匿此幸毋驚散我民旣奉令來搜我願爲諸君効力週村細核如有賊蹤卽縛交從者解赴軍前功歸君等余不敢從中濫冒也各弁赧然乃拔營而去余卽進勘洪溝水匣燼烟尙在父老呼號觀之慘然余始信馬弁殘虐之非虛也又繕文報訖初

七日余復往山岫巡查各口訪有李棟雲等三四人
乃賊首李一寧之族也遂拘之以待細按其他無可
疑之隙隨於初八日薄暮還署初九日佩萸之辰余
四旬有六初度紳士耆民稱祝者槩却之卽署中親
友勸以一卮亦固謝之時羽文蠟集諸務未遑馬齒
之增又何足道初十日緣守道奉委來勘燬所余又
往曹村候迎十一日余在澠境東山覺鹿壩搜獲元
兇李一寧之妻妾子女五人亦卽繕文報之其時
藩臬二司往謁大人俱由新西去余遠滯北山不

及一爲迎接也十二日辰刻守道戴公至曹村入
山按驗見兩處窮廬果罹兵燹被害紳民俱還白其
狀見聞並確戴公遂出山余亦隨之而返於半夜
入城十三日送守道東行後又奉兩大人飛檄飭
令跟追李一寧等至嚴且切夫澠山通達數境一寧
之竄也不知出自何方余又何從而追緝之耶幸也
先於初十日遣役王進智郭炳等在澠境細訪有梓
匠許應才者與一寧同業契好比一寧敗後應才亦
倚戶潛逃謀其去跡乃在宜邑耶家溝其姪許名芳

之室密抽獲之乃許以寬宥詰其隱隱據云一寧窮蹙投奔實於九月初三日晚同一寧之螟蛉孫子李福引送一寧至郎家溝初四日晚伊祖孫二人遽遁去至初八日伊孫三福回至郎家溝秘述一寧越洛陽南界逃往汝州楊家樓去矣餘無他語我與我姪私議身已蹈法事不可追今聞有新安差役趨趨是間必知我故實懷危懼莫若執三福以請賞庶幾足以自救爰給之同行至楊樹凹西南嶺忽遇宜陽差役將三福奪去一綫已斷從此茫茫雖置我等於

死地無益也余息心籌之且報上臺且關宜邑然此特案牘之末務耳因思既有往楊家樓之語賊必向東南去矣現着其孫還探則賊踪豈遽遠哉事機不可姑待乃多發旅資立遣陳大祿等五人押帶許應才爲燭影星夜跟追并多遣人役赴汝州左右各路隨機躡緝懸賞待之續於十四日接宜邑回關云研詰李三福吐稱一寧昔將亢璉等屬安置馬鞍陀寺因大兵已破後山攻圍日緊一寧挈眷逃至楊家圍從石板溝達青崖底上三架山逶迤而東有曹村

李三黑接濟饗殮隨托以妻子寄頓荒庄一寧偕伴
郭金花與三福逃至三屯過河歷白沙臨汝楊家樓
抵魯山西關走鷓路住石橋村張鬍子旅店一寧使
三福潛回採取家屬仍投郎家溝許名芳家因而被
獲余閱此情辭竊以村名店戶皆非余之所及知者
今宜陽已鞫其底蘊彼處人役捷足先趨如探囊取
物余昨遣多役徒躡後塵似覺無謂矣雖然天下事
只宜各盡其力亦安用計功爲哉隨核回關內所云
李三黑者卽余初七日所拏李棟雲之弟也鞫之餽

糧是實曾來送行究不知其去路遂復囚之十五日
間叛犯亢珩潛身永寧河底村伺守 兩大人從閔
邑東旋乃出溝投首十六日蒙道檄轉奉

欽差提審燬房一案余正在傳集被害刻期解勘又聞

人人返旆郡城撫軍亦自宜陽候見同回余爲飛馳
上郡於七里橋之南迎見 張大中丞隨即詣行臺
請謁乃初次仰瞻也荷面諭曰爾能仰體吾心破山
擒賊吾已深知可謂竭盡心力之賢員也余惶悚不
敢承因時際冗繁卽辭出徧謁 藩臬道府亦俱不

及細陳十七日余叩見

欽差於南察院公座蒙齊聲問曰汝爲燒房事來耶余曰
把總無故戕民反誣我家人抗阻拏賊屏照之下涇
渭自分微員不敢先辯也今見邸抄內有總鎮奏報
攻克澠池之本夫澠池山谷本屬

朝廷疆域惡賊李一寧等雖經扼險抗關未嘗割據城池

兵臨之日即使立縛渠魁亦何攻克之可誇况自進
屯三架山土嶺師老月餘未聞有拔險斬梟之烈也
我奉中丞命領撫標弁兵於八月初十日進發躡水

溪邈山巔間道疾馳臨深對壘六日而入南村隔宵
而毀幽窟各隘已空前途已闢而三架山土嶺之衆
始會合於段村則又何得爲鎮標之攻克也哉且旣
云攻克賊又焉往現今復奉明文飭我等文吏追拏
賊首則亦安賴此攻克爲耶微員心竊不平用敢面
陳 郎中何公叱曰汝旣得功足矣何用訐人余對
曰微員何敢瑣瀆緣忘身破賊媚嫉隨之被以不容
緝賊之名是欲陷之於死也用敢聲說蒙 兩大人
目所論甚當彼亦不得不言耳然余亦深以慙直自

件遂辭出十八日忽接澠池縣關文云逃寇李一寧
輩現窩曹村李三黑等家移請拏交是豈不知一寧
之早已南竄哉而故爲是波折者祇欲諉咎於新希
爲馬把總臨期置喙地耳余雖心知其廣而蔑敢泄
視隨於十九日叩辭 兩大人中丞司道星飛西下
從北邨山趨本境鷹巢嶺抵北冶鎮宿焉是夕有一
弁東還乃過晤談及前於五六月間奉鎮臺令赴盧
氏守隘兵過宜永界口被亢珩朱鳳臺等殺死制兵
四人劫去盔甲器械車四輛至今無可考又述近來

總鎮扎營段村挖地窖深七尺繫各村可疑之人囚
窖中日取拷訊終不得賊踪所在由機事不密故也
卽如一概文移必倩記室高聲朗誦鎮臺尙未深解
而帳外無一人不知頃刻傳諸四野此其所以難也
由是觀之緣馮公不諳文義故以余請發傳旗之稿
下謂有益於軍威翻指觸諱於戎政至今含憤不釋
而加余以抗阻之愆又何足怪焉二十日辰刻入曹
村視搜李三黑李慶雲等家絕無一寧蹤跡復有宜
陽周果村人曰劉二存詰其來歷爲一寧探信之人

遂執之偕往迅跋亂山夜半至其室搜之亦無一寧
踪蹟又詰其探信之由以前此一寧逃入宜境曾匿
於劉二存之父劉叙家旋即他往至是而知郎家溝
之跡已露劉叙恐併爲發覺故遣其子二存潛形探
信實未知一寧轉逃之處也二十一日又至郎家溝
拘得許連芳亦梓匠許應才之姪自認從前曾送一
寧至黃家窰河口上船南去此後不相往還亦不知
一寧現匿之處也然賊線非謬且拘繫以歸此三日
間從洛人新至宜奔陟萬山忘旦昏廢寢食邑中署

內皆不知余之所之也二十二日聞前遣之陳大祿
等已於魯山縣境將一寧追獲道路旬然而余猶不
信憶臨遣時曾設去者五人曰汝等若得一寧卽先
遣一人飛報茲訶者未至疑其爲訛傳耳而孰知竟
不爽也蓋陳大祿蘓成名王進智薛賢郭文炳五人
昨受余諄囑密帶許應才歷宜洛伊陽汝州循途暗
訪如剝蕉而入已於十九日追至魯山縣郭外寓於
旅店頃時瞥見一人狀閃爍隱使許應才覷之乃一
寧之克伴郭金花也卽揪進僻舍詰之彼自審已入

穀中結舌難免乃撫膺而嘆曰吾等義結死生今被
獲死亦無恨索燒酒數瓶竟與之遂滿浮大白呼天
痛哭曰李大哥李大哥吾今負你矣飲與泣俱狂態
百出及半酣領衆入山二更抵熊背村張姓店內衆
役扼其戶嚴備以入猝擒之一寧問曰汝等何處捕
役衆曰新安一寧又曰新邑錢爺是河南好官前署
我澠印承辦軍需無絲毫派擾卽破我澠山禁戢兵
丁毋殺擄毋焚掠保全我桑梓不致若宜闔之窳窳
吾甚德之正思投首今旣來捕取吾不措手願就縛

衆役卽檢其行囊藏有巨斧利刀收之天明押赴魯
城請添差護解於二十三日至郡城觀者如堵解

欽差轅門候勘訖 兩大人卽於是日以旣獲賊首李一
寧等具摺奏

聞并思錄余之擒得兩邑元兇及各犯家屬之功請

旨從修議叙聞者幸之是役也奉檄而跟追者陝州澠池
宜陽永寧登封嵩縣伊陽汝州魯山南陽等十數州
縣各遣幹役多人俱集於魯山境上搜踪覓線傾耳
注聽挾勁箚而思撲得正不知其幾許而獨爲新邑

五役所擒者以帶有許應才爲之手眼也而五役押帶應才甫寓旅店適遇郭金花譎趨以過因得緣枝而扳柢者雖曰人事實天假之也余敢自以爲功哉乃仰荷

欽差奏獎爰於二十四日赴轅鳴謝蒙 張大人諭曰吾前人豫境一路採風聞子之清操爲八府最卽欲具題調補宜陽以綏頑土嗣察子之才以文吏而能領兵破賊勦撫得宜有過人之膽識非區區百里才也故以搜捕克頑之責委任於子而子果殫慮竭才連

縛賊首掃狂氛而清疆土子功懋矣是用據實表薦以勸官常耳蒙 勒大人諭曰吾等奉

命而來專爲察吏安民今稽子居官清以律已惠以養民已爲司牧之良乃自洛西逞逆所在澆漓獨新邑赤子不惟率化安居且肯越疆效命能使之勞而不怨者誰乎况又屢擒大憝搜盡根株從此大案得平中州樂業皆子實心任事之力也是以歷叙爾功以獻於

當守 馬余惶恐難當再爲叩謝畢昨因李一寧進獄之時

會於肋間取出碎銀并零星首飾共一包計重六兩
悉爲鬪卒所沒乃交託陳大祿轉付其妻收用大祿
預於旅館中呈驗請示余卽報明大人至是又蒙諭
云此等細事爾卽便自爲酌給何必事事報聞耶余
對曰謹小慎微乃末吏之常分 大人乃卽提李一
寧并其妻覲面給之一寧素以鐵腸自負是時一見
其妻與子卽歔歔慘切亦可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矣此見人無淑慝靡不戀戀室家伊等橫逞一時毒
流四境及至事敗身危亦復悽惋難割噬臍何及耶

余辭出是日 大人勘訊燬房一案罪坐所由將引
路之池竄李起鳳嚴究發禁訖余斯時卽可告歸緣
陳大祿等擒獲一寧之後緊押隨行乃於中途信宿
時盛問從前中秋節在紅曲崖剪徑殃我新皂隸廉
恒協馬夫唐輝者是誰氏之孽歟一寧對以我在前
山守禦其殺死二人之事皆李文林楊文啓張五所
爲我實未之知也夫祿等曾據辭以告余亦詳悉此
罪實在文林等而不在一寧茲得是語益勃然難已
留心嚴捕適聞一寧下獄之餘其李文林楊文啓張

五三克潛入郡城詭探動靜欲效亢珩之投首希乞
偷生爲澠役認出而我新捕役遂協力束之余卽痛
切敷陳申請 兩大人嚴勘梟誅耶償紅曲崖二命
許之自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大人鞫三邑諸犯
事干謀叛旣行讞文歷歷無庸縷述二十八日余復
進謁并請命曰下邑從前拘繫匪類數人籍分新宜
澠三處先經鞫摘口詞節次報案無非引送容留及
餽食之輩耳罪固難恕但正犯已經全獲再將此輩
解勘竊恐案牘愈煩敢乞裁示蒙諭曰干連之犯何

須解勘回邑時爾卽便枷責發落報明存案可也余
山府回新覆核澠人許應才會赴魯山認舉無誤足
以贖愆免其懲治解交原籍安插宜人許名芳許連
芳劉二存劉承宗或敢窩匿或爲引送其咎難寬俱
解交本管發落新民李三黑李慶雲李四或經贈粟
或屬知情其罪猶小俱責懲省釋惟李棟雲一犯曾
受一寧寄托引匿伊之家口情尤可恨乃盡法扑之
仍枷號以儆衆焉又前此搜山時於塔底龍澗等處
盤獲澠民男女數十人察悉無辜俾各歸安業由是

新之狴犴一空羈縻絕跡此亦有司之快事也余勦
粹甫定忽於十月十四日又奉檄飛調於三鼓馳赴
邵城十五日卯刻進謁 大人蒙賜醇酒三尊耶解
寒色乃卽問曰亢珽之屍現停何處吾等尙未親驗
恐生物議今調子來行將發驗故也子能無疑乎余
對曰宜賊亢珽造孽於彼邑與新風馬牛不相及也
昔於五十二年上司委我至韓城鎮招撫覲誠再三
惟其語之最久所以認之最真今年賊勢復猖爲害
益大及自神垕逃入澠山與我新逼近亦幾幾乎門

庭之寇矣可不禦之故始奉中丞之委卽奮身入山
以破其巢繼奉 大人之令又竭力乘險以逼其命
除彼之暴卽以安我之良數旬辛苦一秉血誠非有
邀功希賞之心曷敢自欺罔上今亢珽之屍現藏密
窖實無僞也又何疑焉 大人又曰子旣於五十二
年識其狀今越五載矣彼之面目未必不改其度子
何信之深也余又對曰前所選捕頭平日皆來往韓
城素所熟識毫無疑似且亢珽昔經馬倅擒獲解赴
上司刑鞫曾傷其左足之踝驗之可憑况當其自經

之頃伊之母媳子孫咸在從行男女俱存豈得以假亂真今旣蒙大人俯疑其僞在微員下役之口固不足信但現有珽之胞弟亢珩珽之親子二會俱堪質認又現有珽之仇家祁爾上等皆羈禁待鞠若令此屬環聚識之更足以釋疑也 大人乃曰此言良是吾想水寧高令曾於本年五月被賊黨劫入寨中屢爲亢珩所逼義不受辱幾致喪生彼必認之最切吾已發檄調之矣子先歸伺候屍所吾卽遣楊郎中法中書方署府并高令與子共五官督其所親與仇啓

棺細驗是非自不眩矣余對曰極是乃辭出聞洛城中人皆代余蹙慮以爲大率形腐容消莫可辨識倘以真爲假將若之何余細省藏屍至慎脛骨難磨乃川然無悸遂馳騎先行卽日 楊公法公方公拘帶各犯齊集新城十六日巳刻水寧高君亦至矣隨列坐塋廠先取犯屬詳訊錄明亢珽之年貌然後揭棺看認亢珩與二會等親屬一覩形骸輒擗標大慟其仇家祁爾上瞋目逼視猶恨其夙暴而幸其已斃焉隨僉稱確是珽屍各具實無假冒之結楊法諸公又

同高君臨屍加察高君卽指珽屍之額而白曰此處
瘕痕他人所不知者我前此在寨時亢珽日夕要我
退兵隨暗識之今其痕鑿鑿無毫髮疑矣亦出具並
無扶捏之印結楊法諸公并索余加結而去高君少
憇於署西息寧堂中余請其口誦在寨時所揮衫襟
上詞一百餘言慷慨激烈真可動天地而泣鬼神各
咨嗟久之執腕而別是日聞 兩大人在憲府亦提
亢珽之母及子媳孫與何從見夫婦等反覆推問亦
僉稱亢珽當日因圖急自縊事確屍真自此無罅隙

可疑而大案始成信獄矣十七日余復詣郡呈送亢
珽與邴爾上等供詞冊結 張大人諭曰亢珽爲兩
邑元兇不得不慎重其事此番勘驗緣奉

旨而行今已得其實吾等卽行覆奏上以慰

聖主之懷下以解羣情之惑詎不善歟余卽叩辭於十八

日返署是日聞 大人詳勘大小僚屬賊徒之在旁
者或訕以私派或許以借徵嘈嘈不一惟澠賊李一
寧則云我邑軍需並無派借夫余攝澠篆時賠墊軍
需銀一千數百兩雖有目共覩有耳共聞然一寧乃

我仇也捕之而殞其命殄其家未有不深憾者乃於
憲庭之下鴟沸之際猶不敢雌黃其口亦足徵天理
民燹常存萬古卽劇罪囚徒不至漸滅之盡如是也
司民社者可不慎乎其時洛西之案甫定而蘭陽白
逆教事發鬼蜮紛聯散伏於數省之交逮捕者甚衆
兩大人又奉

命往勘將之鄭州駐劄余於二十五日蒙雪入郡次晨馳
送於洛陽東二十里而歸嗣聞大人鞫蘭陽諸犯事
干謀反大逆 奏牘章章亦無煩贅述但按逆黨李

興邦招其故父李雪臣先爲僞朱復業卽袁進糾覓
謀逆會於五月內到宜陽西山陰結亢珽等爲拗援
約定九月內發兵相助據是供也亢珽李一寧輩併
聚山陬聚糧守險豈止欲亡命於一時者哉余素疑
此輩以力作細民據丘隅微穴伎倆幾何竟敢號令
刀鋸斧鑿箠斮招不應居然與 王師角勝而無
憚其必有所恃矣詎知其早蓄邪謀交通妖孽竟有
如李雪臣之子所供者幸天怒克頑蘭陽之奸宄未
集而亢珽已畢命於車廂一寧已被擒於熊背遂各

冰消瓦解回思余於八月十八日進拔其巢與伊黨約助之期其間先後僅一月耳若於斯時而垂手卻步曠廢日時轉眼季秋萬一如期蠢動西未靖而東驟應寇恃其援必不備守蟻穴反將外合烏群雖不難大舉殲之然燦熾所及有不先爲其焦灼者耶今也妖氛掃盡桴鼓無驚救寧之景象於焉復覩此乃國家之福蒼生之幸皆由 大中丞度勢請師

欽差大人整綱肅紀大展威權之所致余風塵下吏不過奉命奔走聊盡厥職實何力之有焉乃過蒙 大人

錄微勞以獎薦 銓部援成例以上請於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旨錢汝駮依議於伊應陞員缺卽行補用具題時將伊効力之處聲明欽此欽遵頒行到日余悚感無地竊以邑令至微乃得上入

聖聰府茲

恩自榮幸何極真夢不到此者也更有澠邑北山士庶八百餘人頌我以文標之於幃稱之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嗟乎譽之爲已甚矣當之能無愧

乎雖然直道而行今之民猶古之民也此非招之所
肯來亦豈欺之所能致哉余因茲有說焉自古言筮
仕者莫不重內而輕外外吏而至於縣官尤養高者
所不欲爲才大者所不屑任以五斗折腰奴顏婢膝
自郡倅以上皆得訶之譴之而且碌碌簿書皇皇星
戴沉淪最易遷擢至難故大概有愁城苦海之喻也
然爲治在於養民而親民莫甚於知縣公私清濁此
中大有得失亦大有關繫平常無事之秋猶不足論
一旦禍起非常釁生不測下之布殃切膚甚速上之

繩責及身奚諉此非徒愕眙掩噎所能冀倖以免害
也所以古人議論三科不以安行徐言爲德麗藻芳
翰爲才累資積考爲勞職是故耳余東海懦儒粗研
章句學步勸酬未嘗素習軍旅忽焉隣壤寇生兵戈
壓境此正班定遠所謂文俗吏聞此必恐無足與謀
者也乃郡守以軍糧是委又以開路是責旋奉大
中丞命以領兵 審事大人令以捕賊按奉檄開橫
水柵岡之賊多文吏鄉勇之功豈異人任煌煌諄飭
至重至專嗚呼余何人斯而敢以龔少卿之平渤海

祝石卿之定九真爲己任也哉第惕以 憲令之尊
切以知己之感不得已而張膽竭綿鞠躬盡瘁方且
置死生於不顧曷嘗審利害計成敗而思有

恩綸

優叙士庶稱揚之事耶幸藉天憐人助全微命於萬
死一生邀殊榮於百難一遇過分甚矣茲復攄彼靡
蕪登諸梨棗得毋有伐善施勞之意徒爲有識者所
鄙乎而不然也昔以孔子之聖不忘陳蔡之間以管
仲之賢而於對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堂阜
以此見艱危困苦自古神聖賢人皆不能一日去諸

懷者况以余區區之陋蒙難倖生每一心維幾回骨
竦何敢以一日之安而忘數旬之厄更念我新役新
民出疆冒險歷風雨而泣飢寒殫茲血汗豈其分所
應得凡皆以爲我也余亦何忍忘其勞物其苦爰皆
按日紀之見官民之受困均也且伊時驛遞紛繁凡
稟啓申文日無間斷事定後檢之存少遺多雖殘闕
不脩絕無意義可取然時危勢迫倉卒中刻具苦心
用敢摺摭一二并付剗劂以博

大雅君子之一哂焉

皆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清和之望新安合婁東錢
汝駮偶紀於近山軒中



跋



曩余童子試受知於大京兆再亭夫子時戒
菴世兄方髫年隨任春江讀書官署五年清風
惠政皆其所親炙而心識之者及夫子宦於
京戒兄亦出秉鐸課士之暇博覽百家言又家
留意經世書習之忘寢食迨以卓薦令東垣自
庚寅迄今七八年間廉明慈愛不愧司牧民皆
信之益其稟承者素矣乙未西塞軍興後西京
屬邑奸徒多借端烏集宜閔渙肆逆尤甚用兵

於閩條畫為當事採納南守宜隘惟剔奸宄避
難士女全活甚夥西界澠奉檄餉軍破賊機宜
在握而寇穴平良民輯又奉命緝元兇或以圍
逼斃或以速遁擒余又知其能行所學非臨事
周章者大中丞獎勞備至張勒二大人上其功
天子嘉之將有顯擢新民頌休澠民舉銘德焉戒兄
謙謝未遑曰下以勤民上以報

國職分應爾何敢幸為功今歲仲春少司農呂坦
菴先生予告歸里極道舉朝士大夫稱戒兄以

文吏殄寇之能且謂曰老父母身歷艱難平茲
頑寇諸百姓相從於險若子弟捍父兄以保障
此方使其事湮沒不彰亦治等之責焉盍手記
一二俾國史稗乘皆有所存以考乎戒兄益謝
不敏又不敢重違乃哀記其顛末就先生正之
先生一代燕許知必有以為戒兄傳者余目擊
而歎其行之有本且其言之非妄也詎曰阿所
好云爾哉康熙戊戌季夏之望春江世弟卓亭
孫漢威拜跋

